

梦里依稀亲人聚

□张小军

近几年,家族里颇不安宁。

大前年,接到一个紧急电话,远在山西的大哥意外去世。匆匆奔丧,生离死别让人心痛。去年,在老家的二哥又突然去世。今年,姐夫去世。一次次匆匆奔丧,干涸的眼睛只剩下红红的血丝。

在父母早逝的家族里,现在只剩下我和姐姐了。往前不敢想,往后更不敢想。每每夜间那短暂的梦里,总是兄弟姐妹在一起的陈年往事。

那一个蜗居在深山里、破旧但干净的院子,那一方至少三辈人用过褪了颜色的八仙桌,那一座土墙青瓦遮风挡雨的房子,那一条上学、外出必须靠双脚踏行的曲曲折折山路,那一座当年做梦也想走出去的大山。一个杂粮面馒头,互相传递着吃;一地麦子,互相帮衬着收割、搬运;一本小说,围着一大圈伸长的脖子,聚精会神地阅读……一个个场景,一个个画面,像电影一样,声音、容貌都那么清晰,那

样的触手可及。

然而,美梦总被惊醒,泪水常伴无眠。漆黑的夜里,摸着自己脆弱的心,细细倾听那一声声跳动。有人曾说,没有在黑夜里哭过的人生,不是完整的人生。但是,于我而言,黑夜里常哭的眼睛,何时才有幸福眷顾?

我们兄弟姐妹四个,长大之后为了生活各奔东西,习惯了聚少离多。偶尔一个电话,也是简单地互相问候一下、报个平安。血脉里的深情,藏在传统的观念之下;生活匆忙的车轮,让彼此之间的沟通成了形式。

但是,有事的时候,只要一个电话,再大的困难也挡不住一起处理事情的决心。在需要的地方,兄弟姐妹几个都会齐刷刷出场,有时甚至会异口同声地发出同样的声音。也许,这就是所谓的血浓于水吧。

成长的路上,兄弟姐妹们陆续离开故乡,朝着自己的理想奋斗,各自走上人生道路。我们像蒲公英的种子一

样,飘向远方,成家,立业,养育儿女。但是,没有父母的兄弟姐妹们,就像没有根的树枝,只能摇曳自己的叶子,享受自己的阳光,背负自己的风雨。

岁月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又一天地消逝,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家,有了自己的儿女,却从没想到死亡的恶魔离我们这么近,来得如此突然。50岁左右的大好年华,两位哥哥人生就画上了句号。

不愿回忆过去,不愿面对眼前的凄凉,更不愿去揭开内心深处血淋淋的疤痕。太痛苦了,泪水像被黄连浸泡过一样。

但是,梦啊,却在不经意间伸出柔软的触角,让我常常与失去的亲人团聚,或一起干活,或一起出游,或欢笑嬉戏,或促膝长谈,敞开怀无所顾忌地尽情诉说。然后,总被一场惊吓惊醒,睁大无助的双眼,静观生命的长夜漫漫。

长梦依稀,落笔无言。寸心波澜,落墨无泪。

抱鸡

□徐宇

孵化小鸡,在川东北大巴山里没有这么文雅的称谓,而是叫抱鸡。抱鸡得有种蛋,家乡人俗称为鸡公蛋,当然鸡公是生不下蛋的,那是母鸡受精后生下的蛋。

立春时节,母亲搬出一个半新的箩筐,用木棍细心地敲去上面的尘埃。然后,把父亲从屋后松林里搂回的一大背箩松针放进去,差不多与箩筐口持平。母亲拿出一件棉褂子,铺在松针上,孵化小鸡用的窝巢就搭建好了。

每当春天到来时,父亲和母亲就用相同的手法共同完成这个工作。扒好松针的箩筐窝,被抬到他们睡觉的屋子里。在后来的日子里,父亲和母亲会视它为自己的孩子般全心全力地照顾。

大巴山里有这样一个说法——抱鸡如算命。当碰上抱不出鸡的某个年头时,父亲和母亲显得非常纠结,担心这害怕那,谨小慎微的生活捆绑了他们的手脚。

抱鸡过程中,有一个最关键的角色——挑选小鸡的妈妈。醒窝的母鸡是不行的,只有选正在抱窝(酣睡)的母鸡,才能尽职尽责地完成抱鸡任

务。父亲和母亲会对家里的抱窝母鸡进行考察,最终确定谁来当这个妈妈。

记得有一年,家里没有抱窝的母鸡,母亲强行将一只母鸡按在窝里。哪知,这只母鸡死活不认身下的“蛋娃娃”。刚被放进窝里,它就用力顶起窝盖,“咯咯咯”,一路欢歌而去。母鸡跑了,窝里的种蛋被晾在一边,这可急坏了父母。

只有马上救急,刻不容缓。父亲和母亲去老屋周围人家联系能抱窝的母鸡,主动提出条件,待小鸡孵出来后,以一对小鸡为酬谢。后来,他们不得不自备抱窝母鸡,彻底降低坏蛋的风险。

母亲将14个鸡公蛋放进窝里。放蛋时,她将鸡公蛋尖头朝下,偷偷地塞在母鸡屁股底下,让种蛋全部藏在抱鸡母的肚子和屁股下。孵抱了十八九天后,母亲端来一盆温热水,将鸡公蛋放在温水中。山里人叫拐水,实际上是让蛋壳保持一定的湿度。这时,鸡蛋会不停地在水面上摇动,表明即将孵抱成功,小鸡会在两三天后破壳而出。

春天是美丽的。如今已是耄耋之

年的父母,每当春天到来,仍不忘抱一窝小鸡,充实晚年的生活。有小鸡相依相伴,才不会孤独,不会寂寞,才有蓬勃生机。

春天是曼妙的。刚抱出的小鸡,体力单薄,松针般的细腿儿,一步一跌倒,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但它们跌倒后,又顽强地站立起来。父亲和母亲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。逢坎儿、遇沟儿,就用宽木板搭个平桥,精心地呵护它们,不让它们摔倒。

40天后,小鸡们迈着稳健的步伐,在鸡妈妈的身边走来走去,同时也学会了保护自己,防范盘旋在天空中的苍鹰。每当听到鸡妈妈发出的预警,它们就会迅速地隐蔽或钻到鸡妈妈的怀里。

它们一天一个样,让整个春天丰盈起来。父亲和母亲不再呵护它们,时不时地用棍棒把它们往外轰。父亲大声训斥道:“每天懒起一坨,只晓得待在窝边守现成吃的。长一双脚杆,咋不出去自己刨弄(找)吃的?”

我们小时候,父亲也是这样训斥我们的。

坐公交车旅游

□秋姐姐

我是一个胆小的人,怕黑,怕痛,怕流血,怕发生在身上的任何一点意外。

可能因为小时候有过一次跌入水中的经历,给我留下了阴影,读书时学游泳,老师怎么把我摁入水中都不行。然后,直接放弃了学游泳。对出行,我更是谨慎。犹记得第二份工作离家比较远,每天坐公交车上班,单边一个半小时,而且异常拥挤。家人劝我去学车,但我拒绝了。

其实,我不学车,是因为我喜欢坐公交车出行。

来到成都这个城市有20多年了,从刚毕业的大学生到中年,见证了这座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巨大变化。刚参加工作时,流行骑自行车,犹记得当时的一幅照片:骑自行车的上班族在路口等红绿灯,照片从天空拍下来,骑自行车的人等在十字路口,密密麻麻。后来,流行私家车。再后来,整顿

交通,改造地面设计,地铁上线,公交车不断优化线路,人们的出行选择越来越多,交通在巨大出行流量下井然有序。

而我,坐公交车的习惯却养成并保留了下来,在周围换了一辆又一辆小车、从燃油车换到电动车的朋友和同事看来,我成了出行习惯像老年人的另类。

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怎么喜欢上坐公交车的。那是参加工作不久后的一次周末旅游,我和几个同事相约一起去都江堰。春天的早晨,坐在公交车上,第一次觉得这个城市这么大,比我想象的还要大。公交车平稳悠闲地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,很多店铺还没开门,玻璃是那么的干净和耀眼。来到郊外,金黄的油菜花大片大片,地理书上“中国西南三省最大平原”的描述,终于在我的脑海里具象化了。

我不知道是不是对坐公交这一路径产生了依赖,但我觉得这个城市公交系统的设计者们,似乎深谙路径依赖这一理论。

他们不仅让市内的公交网络四通八达,完善无比,还极贴心地开出多条旅游专线:有全长60公里可以去看三星堆的大专线,也有市内的文博观光线,还有在市区与熊猫基地之间往返的熊猫专线、熊猫直通线……各条旅游线路,设计科学,覆盖完善,收发车时间合适,价格也亲民。最重要的是,乘坐体验舒适,都是特制公交车,车身更高,座椅更舒适。所有的旅游线路,一天打来回,是名副其实的“公交旅游”。

所以,我坐公交车旅游,不是“虚”的。齐全、便捷的线路,以及安全、敞亮的感觉,让我不管是坐公交车在市内穿行,还是坐公交车短途旅游,都非常安逸。

那年的山火

□刘光香

我小时候一个初冬的下午,放学后,大哥安排我去自留坡上砍山草。

我最讨厌的活路就是砍山草,一是泥灰大,鼻眼里全是灰,二是有很多潜在的危险,一不小心就会砍到手指,还有可能遇到野蜂窝。对大哥的安排,我有些不高兴,但家规告诉我:必须服从。我只得背起背篓、拿上镰刀,上山去了。

天快黑了,背篓里的山草还没装满。我加快了砍草的速度,一不小心砍到了手指,鲜血一个劲地往外冒,我马上去地埂边找蕨草根止血。在一大笼马桑树边,我找到了蕨草。

我只顾忙着用镰刀挖蕨草根,却没看见马桑树上的野蜂窝,一群野蜂围着我蜇。为了止血,我忍痛挖出蕨草根,迅速跑离野蜂窝。然后,把蕨草根按在伤口上,用力撕下裤子上的一块补丁,把伤口缠上,止住了血。

我继续往背篓里装山草。那些野蜂发现了我,又围了上来。我吓得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野蜂飞走了,我的头上却被蜇了很多包,又痛又痒。无意中,衣兜里一匣火柴掉了出来。我想:可恶的野蜂,我要烧了你的窝。

我划燃火柴,点着了一把山草,愤怒地抛向野蜂窝。野蜂窝燃了,山坡也燃了。我赶紧灭火,但火势在风的助推下越来越大,我慌忙背起背篓跑了。

我很快跑回了家,心却在咚咚地跳。我知道今天的事惹大了,放下背篓,顾不上手上的刀伤和被野蜂蜇伤的疼痛,赶紧煮饭。

很晚了,爸妈和两个哥哥才疲惫地回到家。大哥愤愤地说:“今天这山火太奇怪了。”妈妈在一边抹着泪说:“要感谢生产队的人,他们都赶去我们山上救火了,但我们的山坡还是快烧完了。你们的爸爸还指望卖了山草给你们几个交明年开春的学费呢。山坡被烧了,家里的烧柴都成了问题,这可咋办啊?”

爸爸坐在饭桌边,突然问我:“香妹,今天放学后,你不是去砍柴了吗?你看见谁在那里搞火?”我吓得语无伦次:“我没……没看见谁。我被狗屎蜂蜇了,就背起柴草跑回家了。”

家里的草坡被烧了,为我们攒学费,爸爸每天收工后都要到处去找死树根卖钱。有一次,很晚了,爸爸都还没回家。妈妈把最小的弟弟留在年老的爷爷身边,带着我们打着火把,漫山遍野地找爸爸,妈妈的嗓子都喊哑了。

我急得哭出了声,大哥对我说:“不许哭!”他对妈妈说:“我带两个妹妹,你带两个弟弟,我们分头去找。”我和大哥、妹妹一起,来到一处悬崖边,看到那里有刚挖的新土,然后就听到了爸爸的声音。

我们向悬崖下望去,爸爸正在半崖上一蓬很大的七里香上坐着。大哥把随身带的绳子抛了下去,把另一头拴在一棵柏树上。不一会儿,拴着绳子的爸爸被我们拉上了悬崖。

看着爸爸满身的伤痕,我内疚不已,想对爸爸说出实情。我有些害怕,吞吞吐吐地说:“爸爸,我错了,其实……那,那场山火是我想烧野蜂窝,不小心引燃的。”说完,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等着受罚。

爸爸把我的手拉过去,异常冷静地对我说:“你今天能亲口说出实情,爸爸很高兴。一个人犯了错误不可怕,可怕的是不敢承认错误。你以后要吸取教训,做事一定要多考虑后果。”

从那以后,我一直把那件事作为镜子,在以后的人生路上,不断修正自己,沉着冷静地处理工作中的困难和矛盾。